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張塤

謄錄監生臣周嘉猷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一首

楊忠愍公行狀

楊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洪武中小興州數中寇有詔盡徙其民内地而公之始祖百

源者得保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述又三世為公王父青青生封兵部公富為公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久之曹復舉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豎使牧公飯牛牛肥踰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覘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艴然曰

夫幼者任牧牛乃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竒而聽之學
公竟學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亦捐館久之兄
坐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三而從師受經為舉
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
厲刻苦恒讀至夜分燈且盡瞑坐而思屬文義會寒無
下襦遶屋行且温誦日所憶令脛以上微暖得稍假寐
五鼓起汲水手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
疫且甚同舍生俱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

乃吾死僧矣則爲之親爨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解衣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爲語曰疫無鬼以爲不信視楊子公既爲諸生數從有司薦不利家益貧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貲爲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强公婦以八石穀餫著居曰毋溷乃公爲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爲名高故薦紳大夫遞館穀之稍稍具槖中

裝而婦治農有天幸輒歲公竟事歸爲酒召其姻族奉兄觴曰始弟所以黙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爲兄累今幸有餘鏹足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宇下爨可乎兄愧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爲公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甲辰復下第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爲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

而獨愛重公謂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鉤得其弊乃為嚴登籍定序先後革冒替精誰何其試吏毋得假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

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已瑟若簫笙塤篪之類諧而合
奏之若一以復韓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姬吾語汝
吾欲制十二律之管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
公退而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投公以金鐘使
之擊而謂之曰此黃鐘也公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燈
促復製管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撫膺高
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
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止以盡子吾為子悉吾

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之書而授予公乃徧習
馬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
曹子什伍賣聲譽奈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
不聞夫商丘中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敵大舉
躪京師而南南中議發兵入援嘖嘖當往者公奮曰主
辱臣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畢于耳會敵退之
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
俎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歎天體之不

盡盈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内畏敵敵請於二邊互市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疏條論其十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市馬者和親別名也敵踐躪我陵寢虔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曉然知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下之大信其

不可二矣以天朝堂堂而乃為開邊互市紀綱倒置損國家之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待試而甘心於敵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隳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習兵事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往者邊臣私通敵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危社稷者幾希開邊方通敵之門其不可六矣伏羗之莽在在有之往者厭國威不

敢肆今謂縣官慴而奉敵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其不可者七矣敵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巳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尚有人乎長敵人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敵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輦之邊敵負約不至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嫁諉他部我既無所覊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

也墮敵人狡詐之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年之後敵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謬說者有五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内寛吾以脩武備夫敵至無饜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脩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此一謬也曰吾乏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敵安肯捐其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也

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敵益大矣此三謬也曰敵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得無入掠此四謬也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己而應之胡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唯公卿大臣知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陛下主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國家之深恩而外慴敵之重勢內迫國家之深恩則

圖倖目前之安以見效外慴敵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寛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陛下宜振獨斷發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臣請得為陛下勒燕然之巔懸諳達之首于藁街以示天下萬世疏奏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唯俟鸞怏憤曰竪子目不知敵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侃不屈獄具貶狄道縣典

史狄道在陜西之臨洮山中其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臨洮民翕然稱楊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輒問楊典史云何不以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公損俸祿益之東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賢狄道之

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而約束焉為立
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諸生日益衆無所取
食公乃集邑吏搜飛灑者伏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
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
伏糧予之乃倣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
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洮河
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
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

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况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廵按御史使下邑責鬻猲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猲也責猲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爲旁解乃得脱去自是無來責邑猲者矣公之爲典史狄道將三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闗西夫子而敵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大𢥠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

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策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詑曰天子遇我厚矣我何以報塞張夫人從傍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

為癸丑元日將上之會上方怒諸給事所行遣公已抵闕門矣趨出更十五日而齋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臣於死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盖未有急于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邊寇為急在內之賊惟嚴嵩

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剿絶邊寇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為撫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日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幸於得陛下之留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絶幸頼陛下誠敬格于皇

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
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
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
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
儼然以丞相自居挾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
覆先面禀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
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絶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
又駕罪于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

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踰僭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陛下罰一人嵩又號于衆曰此得罪於我故報之嵩竊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羣臣感嵩甚於

感陛下畏嵩甚於畏陛下臣不意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此竊君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于人曰上故無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

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陛下之令嵩票本盖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羣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方上滿朝紛然已知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陛下發大學士李某票擬某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以

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謡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為輔臣乃為壟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黄如桂為廵按朋姦比黨譸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

替鵲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效忠嚴鵲皆世蕃豢養乳臭子也何嘗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私黨此俑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

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强敵窺伺之時使嵩少有為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僨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薦為大將及鸞冒哈札爾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廕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歎以為引虎遺患後又知陛

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敵背逆者皆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前套酋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惰歸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乃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

於京不可掩也且敵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紿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紿國而以死紿汝夔也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留用夫應豐乃陛下供事內廷之

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外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户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權皆撓於嵩矣而吏

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於天下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嵩殘虐之害哉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邊鄙而在域中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

近古自逆瑾用事始一少變至嵩為輔臣諂諛欺君貪
污率下通賄愍懃者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
廉如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
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污
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
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好利天下所以皆尚
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之不潔流何以
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

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陛下待臣子之心出于至誠賊嵩事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乎墮其術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之知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伺察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嵩報則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遂其逢迎之巧以悅陛下之心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

以通之也是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通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而後進疏内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是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鷹犬其姦二也嵩既内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將廠衛官籠絡迫結烟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露其

甚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陛下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姦三也厰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

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
恩既如此附嵩之効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
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
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
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
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
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連

絡蟠結深根固蔕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者也是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官僅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沉可圖報於他日而顧履危冒

險攻難去之臣覬難成之功取必至之禍哉顧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陛下況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陛下者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國體賊臣既去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邊寇畏

陛下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
喪其膽矣内賊去外患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疏奏
上恚公戇而相嵩方以他事得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
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
事渠寧不憂爲嵩敗耶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
謂服之可以禦杖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爲却之第
飲一卮酒畢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
内畏嵩屏去藥食公碎甆盌手破諸腐肉血稍稍起司

冠當公訴傳親王令旨紋中外駭且恠以人臣阿私侮

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君坐稍持獄讁矣佐重公辟者

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書不輟且曰

丈夫會有死死分耳天得無稔嵩而後僇之耶將奈國

體何是時海内士大夫隂傳録公疏至紙為貴而公當

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

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齮齕

若曹者曰楊公天下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齮齕固當

而又竊指公三木歎曰奈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楊公也上意且惜公欲免之居二歳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籍籍謂公且不免司業王先生子難謁相嵩請曰公不憂萬世耶相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王先生復前說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卿胡其鄙懋卿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頷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朔論死公臨當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復為詩二章其

一曰浩氣迎太虚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作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盖慷慨曼聲長嘯以没公没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上采御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戍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籍其家貲巨萬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遺詔褒録諸死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卿賜録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謚謚忠愍用

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楊公者足矣當公再上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寃而不知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先帝之怒公至僇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嵩之奸於後天下知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褒䘏公而不知其陰體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九月晦春秋四十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梁女婉孌有志操嘗上書請代公

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訓導李君其女次應其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葢爲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悔恧然下汗耶天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譜徒步氷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没嚮者實藁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華亭相公而藉吾子之狀爲先容不佞謝弗文應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

謝弗敢盖忠愍之没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㢆尾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即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為狀而乞志銘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不獲已為著狀而淚涔涔流弗已至於序録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絶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書其文而稍去其浮漫者如右

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九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行狀五首

明故工部尚書致仕進階榮祿大夫承庵胡公行狀

公諱松字茂卿別號承庵其郡之徽有工部尚書胡公者

績溪人也先世自吳興而徙六世祖桂林府幕子原傳容縣令士俊士俊傳景和景和傳庸庸傳有明有明傳淳俱負隱德蓋至有明而以公贈至淳而以公封皆雲南參政有明娶於馮淳娶於方贈封皆淑人則公之祖母及母也公少長美風神善舉止其出入人固目屬之矣為邑諸生工屬文正德癸酉舉應天試其明年甲戌成進士授嘉興推官亡何御史按嘉興部顧守訊諜因大小云何守錯愕不知所對公從旁代對甚悉御史大

奇之曰推受事未渠旬也而乃能爾即奚難浙東西牒也自是有所按部輒挾公往而公以平反無害能佐御史威惠稱召入拜江西道御史嘗疏論臨清皇店謂中貴敬緹帥寧不當以嬖倖牟民利不報出按山東益矯矯持風裁墨吏咸望風解印綬去而會意有所不可移疾還里至肅皇帝之六年病良已復除浙江道王太原棊者材臣也而憸故嘗比倖將彬以臺評戍矣時楊文忠廷和實當國而會桂文襄以言禮驟貴惡楊文忠而

善太原假邊事薦之為陝帥公極疏論太原併侵桂忤
㫖下遷廉州府推官時桂方貴倨甚御史程敵充周在
至以論解公得杖北闕下而太原婁遷繼桂拜太宰人
或謂公且無往公曰逐臣敢後計耶單車趣之任有守
璫據民荔枝園者公奪之民璫戒是強項推不難宰臣
而難我謹避之耳尋量移同知廣信府未上進福建按
察僉事泉庫失千金持守者獄甚迫公獨疑之曰守者
僂行子耳且盛夏單練安所取匿出窮詰之則攝倅與

吏為奸悉論如法永春吏人追嶺冦者道山鄉鄉人驚相拒即縱擊捕得四十餘人以為真冦自誣服公察其寃釋之衆大懽服尋即其地分守為布政司參議泉故有院以居癘疾者其地重勢家幾得之請於上移院城外島公獨持不可曰縣官念此曹且死衣廪之卒移島絶遠立斃為人臣不能明上生德何居遂寢亡何以河南按察副使飭兵大名公為大名葢有聲遂進雲南右參政會以國慶獲錫典俄轉貴州按察使貴酋安萬銓

有所任易棐者虎而翼御史屬萬銓從子仁為致棐仁即稱病公移書諭之仁來見御史下仁獄吏衆鬨擁仁去洶洶且亂公重移書仁言利害甚切仁乃請罪縛棐自效事得解進廣東右布政使轉左以母憂歸服除仍故官屬歲侵用公策全活老弱萬計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理河道再以故官總督漕運兼撫江北公之為河道也前使詹者以河決議開趙皮寨支河殺水勢公謂開趙皮不如孫家渡近省費可十倍詹時佐司寇力

阻之而其督漕時以淮新城據河衝時時潰版築公謂
河不易抗宜徙而疏入海亦以遷去弗果然代公者後
復卒用公議以濟公他所創轉漕法洗清江浦宿蠹著
為絜令又嘗疏罷淮安鳳陽二壘守鳳陽守行千金中
貴人居間弗顧也公之入為户部右侍郎徙左及提督
太倉俱未朞遂拜工部尚書相嚴方重用事而伊王恣
欲拓其洛陽邸計直且十萬金以十二賕嚴業許之矣
公疏謂非祖宗制且時詘勿許便相嚴意不懌然卒無

以奪也時敵大入冦而咸寧侯鸞以邊衆入衛得幸欲悉移其衆京師移武庫仗于營以便給調公謂邊兵外也而内武庫仗内也而外甚非所以重肘腋杜微慎防也執弗許公念部事日益棘而二憾無已時禍且叵測惴惴成疾時對客立忽仆乃上疏乞骸骨詔許之公歸疾漸損而封參政公尚無恙公以歲時置酒會父宗舊奉觴上壽參政公歿而公執禮悲慕如少孺也友愛其弟栢痛不及公歸而逝語次輙嗚咽不自禁所循撫真

猶子矣嘗病其族食指衆而室陋不能逮先損地為樓六楹合族之主而叙居之曰禮可以義起也公既家居久而臺察守相干旄相屬公不復及私第默為德於鄉而已都御史周公如斗御史劉君世曾嘗疏公茵德乞存問報聞公恂恂恭謹長者出入時徒步遇孺子與覿敵禮即田父壓叟探歲功較物賈纚纚語不休也少為詩與邊歷城貢方棠陵豪倡和在伯仲間行草流俊有法然務以自娛志而已不欲有縉紳間聲公以弘治三

年閏九月十四日生以隆慶六年七月二十有七日卒春秋八十有三嘗以隆慶覃恩進階當得一品配汪氏封淑人先公卒側室安氏程氏有丈夫子三長廷烈太學生娶於程亦先卒次廷烋太學生娶於周皆淑人出也次廷黙娶於汪安出也女一適許寀孫男十人堅塙壆垣陞堂陛埜棊棊孫女六人廷烋將舉公葬而屬同邑戴君偉略次其事來徵狀於不佞曰先公志也夫先公固知世有執事文矣不佞當己庚時嘗望見公顏色

朝行中已又一接公緒論以為恭儉撙節君子也敵大
入公卿將相腰糗糒而口戎務即致命遂志無踰此者
公逡巡而陳乞骸之疏不自虞忤雖内迫於相嚴外迫
於侯鸞而計無所之公固無匿力也天子方按朝籍而
責九卿怠緩之罪非死而徙耳獨寛然縱公以其官歸
知公無匿情也公歸二十餘載而用壽考功名終當時
所謂公卿將相毋論若隔世即敵亦再納款質子矣戴
君又言公治河所部濟而濟有夏相父祠夏以屬公佯

若弗聞也者夫公一論劾太宰再左權相抑悍王折倖
倖幾身殉者數矣而卒不廢此豈亦天幸哉不佞竊負
知公故不辭廷𠈁而爲狀以俟太史之采

明故嘉議大夫南京兵部右侍郎虚齋王公行狀

王公諱積字子崇其先爲揚之儀真人有諱思保者髙
皇帝時從軍轉徙太倉衛因遂爲太倉人思保子貞貞
子海海子原俱不仕原子成即封武選主事公也武選
公娶於蕭而生公少頴敏天植純篤既長益自刻苦讀

居恒達丙夜冬則擁被膝坐夏置兩足木甖中避蚊蝱時陸先生安甫者知名士也見公文而歎息曰少遲之必為國器而公既出試輒不利於有司久之始以諸生擢應天薦為正德巳卯明年復會試時天子方南狩待次復久之明年為辛巳賜對甲第授兵部武選司主事以先帝登極恩封公父如其官母蕭為安人而公竟以二親不便養乞南得禮部主客司主事至則迎武選公蕭太安人以養時時備珍甘奉武選公鍾山大江間武

選公故以老強起為歡已而疾日益平公尋遷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進武庫司署郎中滿六載實授武庫故所隸風馬船千餘艘以備上供物郊廟香幣軍需甲仗者分屬諸衛每一船敝輒責衛校士自補破產者相望至自雉經溺水以徇長年二萬餘散攝諸郡縣吏因緣為隱匿至者僅六千人船日以減耗公既任武庫久孰計利獘十餘事上之部為言於朝始以武庫餘羨水衡錢治船不以累衛校士而郡縣所隱匿長年悉出為

官用著為令嘉靖巳丑遷廣東布政司左參議治糧儲公念廣儲策未有定乃復考利弊十二事一曰時會派二曰通撥運三曰給戶由四曰定本折五曰處廒塾六曰設部運七曰定脚價八曰謹收支九曰覈屯課十曰議儲蓄十一曰處虛糧十二曰處寺田上撫按行之廣民賴是稍稍蘇矣而公所部新寧新會恩平盜積為剽刼十餘年不已守令噤不敢言兵盜益熾公奮然請得身當之而總督林公富亦才公悉以兵事委焉公條議

賊有當剿者四有可破者六林公報可與公謀以十月
發諸道師嶺西師自恩平蜆岡入嶺南師自龍眠入冊
師自麗學水入合擊大破之鹵獲以千計盜遂平撫按
議首上公功公逡巡避弗敢當捷聞賜文綺一金十兩
辛卯入賀萬壽還省武選公蕭太安人公念二尊人並
以老擬請急得扶侍而為武選公所尼乃留其婦陳安
人養居無何太安人竟卒公獨身跳而奔喪晝夜哭泣
目盡爐服且除武選公病痿公手調湯藥旦夕侍左右

因上章乞致仕不報至丙申武選公復卒公哀毁盖有加喪葬傅禮戊戌服除謁吏部選鄉人有當國者意公往或私之公謝弗肯往嵗餘不調至鬻衣自給廼上章乞休吏部愧而除公陝西左參議公所治平凉平凉為韓國宗屬數百千人咸仰廩縣官不時給則聚而嚚前治平凉者多轉徙他郡避之公獨不可為委曲計處廩之且偏韓王感約束其宗屬曰若曹慎聽王參徽王參吾安所得食耶公嘗謁召伯祠祠故有泉久涸公入拜

而泉復陜人畀之庚子遷貴州按察副使治威清威清為故鬼方地其人猲獠公推誠輔術而行嘗捕得其劇盜張勝俞助等小暇則擇取其子弟資異者教之自是科第比比歲與滇粤埒癸卯監其省試甫畢而遷湖廣右參政時方有苗難進賢萬公鏜起家為都御史討之聞公遷喜顧其屬曰賊不足平矣因促會公謀賊有糯塘山囤者最衝而堅衆議亟攻之公獨謂攻囤固首計第賊方欲以堅老我不若以輕兵綴囤而别選精鋭從

間道破其餘巢餘巢破囤膽奪矣兵法所謂攻瑕則堅者瑕是也萬公曰善遂如公言進師而會柄臣有脩貴省御史隙者摘試録中誤株累公謫兩浙轉運副使萬公上疏力留公不報然竟用平苗功賜金一十五兩公之副轉運自藩臬尊官來謂且不懌而公益安之居歲餘遂為本省按察僉事明年為按察副使又明年為福建右參政都御史朱公紈方議防倭冦下諸道規兵食久未報公至勾宿牘稽逋數所以條對甚詳朱公既素

賢公至是乃上疏薦公自代且引宋蘇洵氏言必代已有賢者而後可以死論鹵斬倭功賜金十兩已酉進山東按察使遂為右布政使尋入閩為左所至有治行庚戌遂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撫山東是時京輔新中敵而山東為左臂調發固倍蓰恒日公夙夜謀所以善後者曰飭軍務處糧餉備灾荒議保甲革冗員薦逸才疏凡十餘上廷議倚為重明秋有敵警公勒勁騎擐甲駐臨清以俟報會敵退乃已公之為山東務持大體不

為一切苛煩責小辦治而吏民畏懷之若一壬子天子念公賢特為遷南京兵部右侍郎以優公而公久勞苦兵事目漸眚乃上疏乞骸骨辭懇甚吏部具公政術而為言所以欲歸狀乃得致仕公歸杜門不復與時事海內士大夫日冀公復起而公眚益甚竟坐廢公雖以眚廢然歲時行圃具酒食聚親族談說鄉里事以為樂間召所厚故人雍容杯斝論文義竟日不倦如是者十六年而卒公為人恂恂長者遇大事片言立決即之溫然

襲人和而中耿介非其義毫髮不可干其游宦時多從故魏恭簡公呂文簡公鄒文莊公游其講究道術甚皙然不欲以名於人所敭歷八省政績甚偉問之絶不肯道居官三十載被服衣素若儒生不為家而姊弟多濡澤者位三品京朝官以齒德尊世而待里人子童孺均於敵為文章典雅有度博識故典驟而遇之若空空然於鄉黨寛抑時有排解鬩之絶不令知所自予兄濟美先生意不可一世士顧獨善公且嚴重之曰予崇吾所

不敢望也嗚呼公真所謂鄉先生沒而可以祭於社者
矣公生以弘治卒以隆慶元年丁卯八月某日春秋七
十有六娶即陳安人有女德莊事公終始先三年卒詳
見陸光禄先生誌中子懋學懋良諸孫某某公官三品
於法當賜祭及葬而懋學等遵遺命未敢請將以某月
某日窆於新阡而屬王君復亨采公略屬世貞不佞少
且賤於公無能為重竊念先司馬撫山東時嘗與公代
而世貞又從公里閈間竊習公以為庶幾無愧太丘有

道之風故不辭而為之狀至所以不朽公於幽而勸天下於明者則有邦之士大夫與立言君子在不佞何敢干之謹狀

錦衣衛百户懐南楊君行狀

君諱仁懿字君實世為吾太倉人有支族於魏隷籍錦衣衛遂亦稱其衛人初名質後更今名君年十二而王父宗禹困讎家訟得疾坳兄弟弱不任中外政有悍僕且叛去君請於族縛奴捽白梃擊之且死而後逐之家

近六公市市人或少君不為禮君不懌歸市自是絶跡矣既冠乃謂其兄弟曰吾先人之大故也以訟吾不可以不白其讎業以解欲中止君不可竟勝之而後歸葬也然自是日益貧君一旦慨然歎曰丈夫安得終齷齪田畝以畚𢬵犢柴車荷一具鍤埋七尺耶獨身之京師叩公車門上書請益東南海戍廣斥堠為腹心保障不報當是時海固無警而易君言且以為狂君自是久困公車閒然稍頽脫見其參伍鉤距之技而中貴人司大

官水衡者聘君往以為司計君鉤覈出入數塞其旁漏
戹而稍寛其内公私畫裕中貴人善之著為絜式嘗從
先帝幸承天用供億亡害賚白金還往乗傳君尋倦其
役謝去更籍太醫有冠服矣買大第長安里日過從賢
士大夫益市牛酒為歡一時翕然稱之謂有陳遵鄭當
時風而所幸愛故人衣食其家若歸居數年廢著轉徙
貧逾於舊然所幸愛故人過從士大夫交口譽之君名
日以盛陸太保炳者督錦衣緹騎初亦有所疑數伺君

久更以為賢檄之幕俾充緹騎伍長領鈎察當是時太保貴倨甚而緹騎橫所察其人非死即家立破而身貧緣從恣姦利更籍以取功名至得帥君獨持大體務為寬平長者數數戒其下愼之毋令西曹郎吏腹誹我錦衣一片地有天無日也而太保心愧之乃更積君勞試百戶矣會倭寇起東南亡所不躪君昔言頗以儺而其於邊事益習氣益發舒深語不諱先後輔相徐公李公及今高公張公奇君才以語楊大司馬而檄之邊佐總

督籌畫時敵廷益徙近塞所招納亡叛以十萬計號為阪升其壯者勒習騎射度入寇輒用以嚮導餘卒耕蓄自給稍稍收其羨以贍敵益富强而中國自鎮城外輒棄為甌脫不復墾旦夕仰度支芻粟稍不繼即坐槁君殊恨之乃行求近地稍腴而易自保者召丁壯田之盡贍其家貲以充牛具穀種居二歲所收羨逾於出旁產益拓君又募死士給以衣甲善馬使詗伺敵他出即掩其穹廬鹵子女或盜其橐駝騊駼百十羣以歸久之敵

情益得君歎曰是阪升可誘而致也令縣官畢我力我能使阪升挾其敵酋來即不可而能使阪升自疑敵亦疑阪升上下交疑而我乘其間功可全有也為書上之大帥及圖畫敵中形勢與防禦攻取之法甚詳所以用君策或未盡即用之或不必讎而敵中人懾君間來歸者比比大帥第君功第一賜白金予百户實級錦衣朱太保推轂君協理西司房曰益貴重用事而君且病矣君之得隷錦衣幕也蓋多先御史大夫公力云而先大

夫之督餉遼也遼東病饑人相食君時有行役杖馬箠叩門請得通登萊餉先大夫大悅收君策而禮之又時時資其家迨先大夫罹謗傅爰書君歲時槖饘銳意居閒請救百方不已也居平慷慨語不肖曰人生旦暮死耳即死得足下一言曰故義士楊君傳足矣蓋又數年而不肖家難白強起游趙魏閒抵君書曰得無有意乎楊君傳哉君業卧牀第報曰吾雖病小緩之更一二歲可傳也蓋君陰已得敵竅謂阪升且有變庶幾如嚮者

策有功名也而君病益甚亡何卒君卒之二載而敵酋縳阪升之魁十餘來欵塞賜封如呼韓邪故事天子所以册拜將相大臣典物極厚然亡能名楊君策者嗟哉君為人高鼻深目面骨隆隆起强力自給見語一義事眉端棚棚色喜也遇人有緩急即投袂而應之雖中夜叩門亡不立應也即以翌日突烟冷計無所之而方夜宴客且滿數十人婦簪珥衫袂歲朝在酒家所不恒歸槖故楊太常仲芳當伏法哭之市又嘗經紀沈光禄子

剛喪其二家子弟相通問如骨肉君之北上也則墓隧毀矣五服之内無解裝者廹其貴而歸餘奉高大其墓立戟斥置旁墓田丙舍為烝嘗資以其餘榖贍貧族歲為常君歿而不能具棺斂諸與君善者為調費也可謂節俠沾沾自信者矣君享年六十始娶陳氏有一女適姚李繼蘇氏有一子文淵慷慨善騎射亦隸錦衣領緹騎伍娶倪氏女一適劉思廉葢君歿之二年而文淵以狀請文淵所為狀請者謂不肖知君深將徼惠於鉅公

賢大夫以不朽君於異日不肖有成言矣其為死者請

則傳之為生者請則狀之唯鉅公賢大夫擇焉以使不

肖有辭地下謹狀

太學生金君三園行狀

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為有德誠哉乎鄙人言之也夫

計然白圭之流業已試其術於國雖而復用之於家度

無論烏倮程卓已其人咸磊落饒大策雅非齪齪傭伍

也彼其才有所傅而其志乃更有所托然至雜取士道

潤色文雅寥寥竟千載無見焉何哉王先生曰余不及面金君及覩君之遺集與吳生所次敘未嘗不三歎也蓋君為諸生入太學習制科業且就已棄去弗顧曰吾安能旦夕拮据鉛槧也歸從其父雪峰公商大江北鹽鹽蘆石往來淮揚間君於利不為乾沒苛取其畜畫畜鷙鷙如千鈞之弩不輕發發必破的豁達善任使大小中器以故揮霍千金立去來無閡君雖匿跡賈所至與其大人長者游而又好為詩其詩即社中稱名家者不能

有所加君詩日益貴有聲郡邑守令時時造請君君意殊不自得曰即不肖奈何以郡邑守令重乎始雪峰公舉君而母劉卒育於嫡母汪君痛不及劉時時獨飲泣枕席間為漬旦夕奉雪峰公及汪極淳備會汪卒工為圖其像不得伏而思俄若有見者下筆而汪之像儼然雪峰公亦繼卒君哭毀甚治喪喪車且數千兩芝生墓者再鄉人豔稱之目其堂曰孝芝云君既已畢葬則復之淮陰賈所置酒與昆弟高宴發槖中裝直數千金畀

之還休寧有四男子俾俱受經生經鄉里閭風君曰公家幸富奈何不使一郎君訾省而人棄之儒君笑曰諸兒能儒者吾不背矣即勸君胡弗仕君曰吾寧商而儒今仕商也吾弗敢為也君素強無疾夏有疾遂不起既革縷縷條後事不爽也君諱塘字伯獻别號三園其先宋司農公癸世居休寧之中市明興有仲善公者以文毋害為郡獄掾郡有疑獄株累衆仲善公故焚牘以身抵戍伍所全活數百人人人祝仲善公有後大父萬全

公負隱德父即雪峰公諱顯耀者也娶夏氏生四子伯鉉娶福建布政司參議黃福女次仲鎏娶吳珙女俱庠生次叔鑿娶吳綱女次季鈍太學生娶浙江按察司副使邵齡女女三人長適葉津次適汪進次適吳成周孫男三人長淳聘夏舜卿女次淦未聘次洵聘太學生汪良皐女孫女四長許聘汪奎子次許聘何元象子次許聘太學生汪應利子次許聘夏佳子君生以己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以甲子六月二日享年五十有六伯鉉

等將以乙丑某月日葬於某山以書介吳士錢穀來請曰先生今中郎吏部也即季次原憲身自致金石何所賴先生為先生其幸狀之死且不朽余哀而許焉問誰當銘曰將走閩謁今中丞汪公嗚呼若四子者可謂能善用孝矣

顧母杜孺人行狀

顧太孺人者杜氏杜之先與顧俱以醫稱吳中其業相上下而顧特多顯徵為侍醫孺人父曰恒庵公其人長

桑流也雅巳異顧蕉庵公而蕉庵公蓋嘗娶於葉殁葉聞孺人賢委禽焉太孺人之事蕉庵公恭甚其撫葉所遺孤而字之也如己出蕉庵公故饒財然宕而重去其鄉僅以貲受七品階而多從詩酒人放浪山水間孺人日夜飭治厨傳精饈醴以待即客非時至取咄嗟辦無爽蕉庵公繼母宋尚無恙性嚴少可乃獨安孺人久之蕉庵公病捐館孺人有二子曰亨曰弈俱幼孺人啼而治喪事指二子曰吾不即從若父地下豈難死哉然自

是家稍稍匱孺人乃廢著轉依其兄家洴澼絖佐二子讀夜分燈熒然時好為約曰吾女紅孰與而書誦多也以故二子俱業成從有司不利亨乃改習書奕縣先人醫先後徵數遷亨直文華殿為太常丞奕御醫二子之以禄養孺人者亨二十年奕三十年孺人前六十時二子固已走故張文敏顧文康許文簡張文隱尚書秦端敏諸名公文觴孺人至九十乃獨奕在然諸名公則益慕異之今太師嚴公太傅徐公太保李公相與為詩文

辭甚至奕築室燕京里中奉孺人也太傅公扁其軒曰
人瑞為之記大指以上治化亭泱和氣薄海内孺人母
子閒更相瑞如此縉紳大夫得太傅公言愈益慕異孺
人矣孺人中多疾嘗困不起可三歲晚而安奕養髮盡
白已一二黑齒有更生者忽坐語奕婦曰而夫姙七月
生日者言當貴吾謂即長大足矣乃今竟遂驗耶吾一
再病不支而夫日夜禱請代令我忘困亨没而夫含辛
而強笑令我忘哀吾不能甘糲犓而夫益斥置脩稰柔

脆輕靡温麗之食服令我忘老屬者喪而舅吾不敢忘
敝葺羸葬也而夫市材於楚直百金馬令吾忘歸而夫
之子然也吾私恨無天乎乃今有子矣復戒婦無施僧
無易朴臧獲毋敖夫子徐命酒進四杯卧栩栩然適也
次日遂病痰异驚進藥弗肯受遂卒卒就殮顔如生孺
人生以成化乙酉六月九日卒以嘉靖丙辰二月十六
日享年九十有二子四言娶梁氏襄贅高氏其先葉出
也其二即亨奕亨為太常丞先卒娶張氏奕今為御醫

娶符氏繼李氏女二長適鎮遠守伍餘福次適張秀孫男五三壽太學生策府學生中和舉鄉貢士蚤世節闗孫尚幼孫女四長適時豪次胡應明次陸觀次幼未適奕為日與喪偕還葬屬道謦未果而謂其曰不肖亡以當長者㸔念以子之故辱知先孺人其狀先容馬而長者賜之銘先孺人死且不朽即不肖死不朽某再三謝弗得聊為志其大都備采擇云

述一首

顧母查太宜人述

余友人盛生時時為余言顧母查太宜人之賢也太宜人者今參軍公節母也其父曰繕部公太宜人生而婉嫕有志操繕部公内器之為偃蹇其偶最後始得象胥公象胥公則已前娶於周有子矣所謂參軍者也會周卒而象胥公聞太宜人賢乃委禽焉繕部公亦賢象胥公以太宜人得尚公晚居無何象胥公暴得疾捐館太宜人慟不欲生者數矣顧參軍在髫齔未自立太宜人

撫而歎曰吾捐吾身以下從逝者則誰與衛存者且吾以身而下從逝者毋寧以心而下從逝者於是屏去膏沐剔鉛粉而精專其志日夜撫參軍而育之稍長為擇名經儒傅之而身自為内傅參軍每讀書至勸苦太宜人輒具佳𣶏滫醴醞以勞曰兒幸自愛毋過苦即參軍以少佚游闒太夫人不懌曰兒生貴豪固宜吾何以見若父地下也參軍愧自責無所容久之乃解凡顧氏之臧若獲中外指數百千俱來取太宜人束約太宜人率

之俱折節而為儉力以故視其在象胥公時則益饒參
軍用其大王父文康公蔭當得官雅不欲行太宜人曰
促駕曰若奈何食先文康之澤而弁髦之且吾待若官
以報若父行矣吾當偕若於是參軍始就選佐左都督
府遷佐後都督府俱名任職無害三載且考最而會天
子推登極恩贈象胥公如參軍官太宜人為今封視五
品於是參軍奉所受上誥誥皆雲錦文成五采冠瑱而
流珠紺淳青圭之綬丈有六尺八十首鵕鸃垂鷫朱提

之帶率其婦若子再拜前為壽太宜人意若不欲服也參軍復再拜以請太宜人始戲欷而強就服曰吾誠不自意全且及汝貴第無縣令若父見耳言已泣數行下盛生又為予言參軍之孝也秩至下大夫且長矣其依依太宜人膝前猶乳哺也嚴事之則若嚴事君師也其在外譙呵不聞内其在内履綦不聞外可以為人子矣世貞曰余讀詩至履霜未嘗不廢書而歎女德之無極也玆固無足論第如昔人所紀公父文伯母事固賢然

要之其用愛常耳彼猶以義方歸之則夫太夫人豈不亦彰彰難能哉抑漢時通明大臣固無如翟丞相公孫平津俱名能事後母要之其物備耳若太宜人者稱母不稱後參軍者稱子不稱前慈孝烝烝婦稚化之室用太和動為義方鬱為休祥於乎顧母其未艾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朱焜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頌二首

晉頌

歲隆慶庚午山西按察使吳郡王某時備乏外察預采

訪秋月上事晉陽以暇考見吏民覩其俗愿朴而勤共

四塞綰轂其口靡蓋藏之實然頫仰粗給而不虞歲國宗亡慮數百千人祿僅周口以其禮義閑朱邸而不虞憍國戚大小兢兢閭門而不虞法中貴人抑首出上閤以禮造請士大夫而不虞侈復以暇耳之則交口而加頟稱其國之主賢若一夫民貧而不虞歲者賴其主施也國宗貴戚而不虞憍者奉其主禮也國戚衆而不虞法者畏其主裁也中貴人近而不虞侈者則其主共也夫主邸諸王子也入承大宗世桐圭之社以撫有太原

其左相朋寔奉經幄首陳東平經誼行善之旨主再拜受之以時勞苦國吏士錫予加厚以沁源田千畝食河汾諸生敵傅城以庾廩百斛食戍卒詔募兵晉以三千金為資裝晉侵以廩百斛粥饑者尋又大侵廩如初以二百金瘞其骸天子創皇極殿以三千金助者一城晉陽以千金五百金助者再主之宗王榮澤懿旌德懿弟鎮德懿都御史邊高右布政使逵死官以百金賻調棺斂喪事者五主之王太妃屬疾晝夜侍湯藥露禱山

川叩顙瀆血特賜醫鈞禮醫畢技奏疾間傾帑中金錢為酬歲時奉觴太妃行家人禮白首斤斤無怠色天子廉主仁孝狀下璽書為棹楔旌之具如典於是按察使某謹昧死敢言之某不佞備乏外察預采訪恭誦天子褒揚晉王璽書與吏民所交口加額王仁孝狀不勝忭甚竊謂晉之先君文侯與其裔孫文公嘗一再被周天王命卣鬯朱户納陛虎賁弓矢斧鉞至隆崇赫然多述也然其要僅以奬率諸侯拱衛帝室威有所外宣而澤

不必內究乃今王固非有方伯連率之實然世世稱上

仲兄國首先百藩能禔身敦行推汪濊之德佐天子平

章協和之化遭世治平威無所不加無事履霜露振旗

斿以逸行德天子心賢之雖備物少遜而褒誠獨深可

紀也已乃拜手颺言曰

參井之分為燕右肩帝省其私壯王填焉世稱介兄垂

二百年翠甍朱宗罘罳翼然乃睠淑宗入纂厥虛曰叔

父伯舅卒偕爾妻孥以共國租歲時行省吏民咸賜大

酺三簋之膳用充君厨帝發七萃星言啓行婦祖于宫
駒秣于埸豈不虞征儆理厥椉漢宫既災乃營建章精
鏐三千以佐天梁涓涓天澤入谷乃闕匪唯繹之又布
濩之汤汤我民罔知帝功匪唯已不居又歸庸之芃芃
之囿靈卉萃止王奉太母式燕以喜雍雍者耆執經以
趨王曰匪臣我箴我模粉澤雜遝巧笑都倩袂不停拂
目無黨盼温如酒德頹緩泮涣為儉毋損施為善毋近
機蔽不新成與物熙怡故曰上不僭上下不逼下與人

同者物必歸有大而能謙必豫王之謂也

封少師永懷翁徐太夫人八十壽頌有序

嘉靖中不佞世貞成進士長安中而今少師興化李公狀元及第是時封少師永懷翁與太夫人徐奉其尊人贈少師公無恙也居二紀所而少師公以碩德受簡世宗皇帝以預機務遂膺特命進首揆永懷翁妻封如少師公官久之少師公寅亮之化成五單于内面請命南粤授首天子推功相府所以褒錫翁父子非一少師公

稽首固請歸政天子弗獲已下璽書賜金繒廩俾以故相侍永懷翁於是永懷翁與徐太夫人偕八十矣水陸之宴以勞慶者逢迎太和與世更稚杯匕雜進無異彊年鼇祝之典傾動海内而不佞世貞方居里自廢其明年改吉乃始藉手不腆之言以從華封人後不佞盖竊窺夫判權輿以還元氣漓解即公卿大夫居鼎冢之位未有能及二親存者明興二百餘年天子敦龎鴻邑之化充塞宇宙而一時喆弼耆俊又有以仰承之於是

乃有江陵常熟二公併永懷翁爲三顧翁所得有獨至者少師公之舉寔冠多士而其在相位又爲百僚冠以再榮翁與徐太夫人一也翁與太夫人奉其尊人贈公以臨少師公及第二也翁與太夫人八十時含飴而弄其五世孫三也少師公甫耳順而謝大政得以專精神輔湯粥四也翁有次子諸孫曽大者珥簪握管備諸從其少亦衿裾之秀以待用五也翁負天地獨厚帝所寵綏少師公爲國元老以大造天下即能言之士疇不欲

效其一得而況不佞世世受知稱門下客者哉敬為頌頌曰鴻濛始分民人剖醇自有父子以稱君臣厥倫五之孰際其真福亦五之疇備其純於赫李翁累行滋穀藏名杜權以默養福於惟夫人專靜若淑曰慈曰儉以德承毓皇皇大李維帝所啓啓之伊何爰有令子射策魁庭晉熙帝紀斗杓元樂潤澤萬彙鼎釜之養寔惟夫祿弗甘其飴惟水惟菽橐解疏金手扶辞轂顔奪衫紫肌凌帶玉大德得名得祿得位使福使壽使多喆嗣古

之善祝於翁未備阿魄長圓地維無墜北帶長淮東衿大江中有慶門百福攸龐金緋在庭璫珮盈堂客稱萬年主酬未央南極騰煜寶婺含藻相星德星左右環曜如日升海若雲擁嶠翁以令子長爲世儆

贊二十五首

開國功臣贊

夫天柱折則煉石之勲始昭地維崩而斷鰲之業斯偉姚姒揖遜湯武征誅厥德懋矣功亦選焉然而澤有因

漸用惟勖戢夫使虞不發庸僅淺放勲之化受早殂落或衍徵仲之仁宇宙自如日月未改然猶謚為帝王昺甲令古而乘時輔弼佐命之士五臣十亂次者夔龍爰逮伊傯載在彞釜炳於旂常天下詩謳而書誦之迄於今不衰若乃兩儀混而乍闢七曜昏而復昭掃百槊之塵氛運九有於再造巍乎如天蕩乎難名則孰有幾我高皇帝者乎古稱大人雲蒸龍變股肱心膂奔走禦侮不亦茂乂林林哉是故聯百萬之衆摧陷廓清如六飛

在御靡所不被此則中山氏之所以開帝統也批擣礫裂前無衡敵卻掃千里血流漂鹵此則開平氏之所以揚帝威也給漕饋餉軍行無乏創立章典衣被黼黻此則李韓氏之所以熙帝業也推測象緯籌筭帷帳群力自歸獨智潛起此則誠意氏之所以贊帝謨也他或入備鼎鉉之寄或出膺干城之托或冠冕藝林或儲胥方隅靡不摧鄺躪陸頫絳超灌於乎盛哉余以三吳蠛蠓之畯誤忝簪履端委熙朝概頫牧之英聲則撫鞏思奮

仰晏子之嘉謨則執鞭願馭嘗遊雞山覩丹青之繢已
而獲駿奔太廟觀配位徘徊悵慕者久之爰序所懷人
別為賛庶幾揚班袁陸之旨凡三十三人曰太傅中書
右丞相征虜大將軍魏國公中山徐武寧王達太師中
書左丞相韓國李公善長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征虜副
將軍鄂國公贈太保開平常忠武王遇春御史中丞誠
意伯贈太師劉文成公基大都督朱公文正征北將軍
左都督曹國公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征戍將軍右都督

衛國公寧河鄧武順王愈左都督信國公東甌湯襄武
王和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師宋國馮公勝征虜大將軍
太子太師頴國傅公友德征南將軍西平侯黔寧沐昭
靖王英中書平章政事越國胡武莊公大海中書平章
政事鄖國廖武閔公永安德慶侯永忠同知大都督府
事虢國俞忠烈公通海南安侯通源越嶲侯通淵同知
大都督府事泗國耿武莊公再成長興侯炳文親軍都
指揮使高陽郡侯韓公成同知大都督府江陰侯江國

吴襄烈公良同知大都督府事靖海侯海國吴襄烈公楨親軍副都指揮使濟陽郡丁公普郎樞密院判東丘郡侯花公雲同知大都督府事鞏昌侯陝國郭宣武公子興左都督武定侯營國郭威襄公英定遠侯王公弼翰林學士承旨兼太子賛善大夫宋文憲公濂翰林待制贈學士王忠文公禕御史中丞章公溢征虜大將軍太子太傅涼國藍公玉中書左丞相忠勤伯汪公廣洋大都督府僉事樂浪郡濮忠襄公真賛曰九有中摧澆

風代扇狂瀾滔天驚壓比甸坤覆乾承川凝嶽洊末教
凌夷衆雄髩覞三山鰲擊大陸龍戰天篤高皇神武丕
憲靈玟示符赤蛇棲升江介初啓神州攸奠紛梗削平
游黿遠遣重朗日月先驅虹電功超五始樂成九變桓
桓中山寔爲師首黃鉞載麾駝金壓紐批漢無堅拉張
若朽齊洛角崩秦燕指授玄黃爭屬壺簞慚後廟無移
簴室不改鄗永綏僞都啓我元后帶礪常新蟬貂世守
堂堂韓公國之老成托契藩幕遂冠時英蕭規喬謀是

殫是馮開物創典彛為法程惜哉就殂上應禖冥孰是克終鑒厥初誠糾糾開平有力如羆豈不懷恩真主必歸殲諒禽誠若俯拾遺狄矣庫庫晨軍余師一矢騰朧萬馬皆披蒲類北填遂奪燕支河魁告殞百身曷追英英劉公卓識朗詰洞往千載知来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賛安攘默紓真秘揣敵陰符懸捷兵氣定鼎卜洛仰裨天計相排雖切主恩毋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桂行行文正受賑國門親則猶子地寔維藩提衡弱矰抗

闕鯨奔真王剖符爰發后昆終言不令國以永存帝乙
歸妹以產岐陽有卓岐陽英武夙章作鎮於嚴哮虎是
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北逐亡元至止應昌名王闕氏
纍纍就降振旅數文禮讓煇煌烈烈寧河有煜其聃遇
大則勇無衝不先始畧江淮遂平漢沔伯哩收虹崑崙
回霰中道奄淪八州流唁懿懿東甌龍潛誼定三吳席
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冠徹侯終膺九命
陰諧帝志釋兵休請幾失彭英恩賄賈鄧矯矯宋公玉

立而武克紹哲兄牙爪心膂宣力中原揚威大鹵償珪
上公啟茅般土丈人之吉以忝征虜天愛西南乃生頳
國惟頳之雄開平是則喑嗚震盪兆衆辟易劍閣中夷
昆池永闢碧鷄再鳴白雉重譯豈不崇封帝省其籍於
爍黔寧戚均皇冑豪鷙神啓機權中秀玉關師出葱嶺
衡仆移兵佐頳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歸湊箄路罷
編熊莊何陋世裔開府若若兩綬武莊長身頳色立鐵
横槊雄呼濤偃山裂作鎮婺邦襟控全浙峻猷垂念狂

刃中發兆應神光靈昭殄滅鄖公宏畧飛舸大江首定
集慶如漢關中戰深陷敵矢義就終遙封未享貤澤雖
弟鄱陽師軋日月虧蔽陸舟横擣百戰彌厲迴旌西指
岷蜀崩潰帝訓昭回垂耀千祀巢湖之艦威均六師倚
歟虢公沈算先幾委力劬瘁伏節驅馳南安越嶲寔克
繼之蟬纚並曜戟垣差池簡簡泗公果毅能整入贊樞
衡出奠越嶺匪昧衣袽需泥在頃適蔦象賢孤誠愈秉
疏勒長興敵憯曷逞為況為弇丹青彪炳彭湖鏖勁嶽

折天咷列宿徘徊神龍泥淖兩賢既厄六奇誰效高陽
眩敵王服死告伋子齊貞紀侯肩擢良既駿奔禎亦鵰
翔左提右挈草昧王綱蜂屯斥堠蝗列餘皇淼淼江海
載啓大邦康山之祀普郎為烈捐脰敵舟横戈握血太
平既屠花侯就殉披襟蝟射詈賊霆震神翁白首闉闍
嗣胥重瞳愴矚恩波渥潤簮纓駢降汾陽之里陜公既
錫營公疊起一呼隕敵天顏為喜平滇鮫窟探胡虎子
匪藉椒房再膺彤矢定遠驍虢戎行髙揭一騎衡飈雙

刃環月迅若流電搏如没鶻南掃不毛北逾窮髮隷賴
佐涼名收九伐恂恂宋氏德言君子煌煌辟書東觀昉
啓帝輯華袞女其粉米鷄林波謇龍池擅美天漿御調
鑿騘啖止華川之彦時稱厥匹雄博川淵天謨甲乙窮
編奉使幽憂深室賈辨未終酈亰永窒鴻翥章公鷹揚
其猷虬髯戟張稜稜紫眸再集鄉旅遏懲寇仇出入風
裁三事允脩灼灼藍公雄威踸踔烈火騰崑霜華吐鍔
西極龜莎南收羗笮渾邪授首旌旗絶漠碣勒推班侯

封比霍廣洋幹敏帝曰良哉三入中書再長西臺拮据
吏道控揣時才貴極生驕功成不賞崇庸懿烈寔委草
莽曾如濮侯義不二君劉賜若飴不涅島氛陵厲秋日
霮霴天雲翼翼諸賢真宰所私力佑元氣汛滌妖霏惟
昔禹功河洛瞻思嚮微明德吾魚之悲崇闌巨塹道通
岨夷九原可作斯人庶幾

太宗功臣贊

奉天靖難諸功臣故漢王高煦榮國公河間張忠武王

王太師英國公定興忠烈王輔太子太師征虜大將軍淇國丘公福太子太傅征夷將軍成國公東平朱武烈王能太子少師贈少師榮國姚恭靖公廣孝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涇國陳襄敏公亨太保兼太子太師領宗人府兼中軍都督府事寧陽侯濬國武靖公懋征南將軍太傅黔國公定遠沐忠敬王晟都指揮崇安譚忠節侯淵都指揮金鄉王忠壯侯真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安平侯莒國李忠壯公遠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武城

侯潼國王威毅公聰前軍都督府左都督永康侯蔡國
徐忠烈公忠後軍都督府左都督豐城侯茂國李剛毅
公彬征西前將軍中軍都督府左都督武安侯潼國鄭
忠毅公亨保定侯滕國孟忠勇公善駙馬都尉富陽侯
景國李恭敏公讓駙馬都尉廣平侯沂國袁忠穆公容
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成陽侯潞國張忠毅公武泰寧
侯靖國陳忠襄公珪鎮朔大將軍太保陽武侯鄞國薛
忠武公禄平江伯陳恭襄侯瑄少師隆平侯鄭國張襄

僖公信太子太傅征夷將軍安遠侯融國柳襄愍公升
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贈少師金忠襄公忠太子太
師掌戶部事贈湯陰伯郭忠襄公資少師吏部尚書贈
太師蹇忠定公義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
師楊文貞公士奇少保戶部尚書贈太師夏忠靖公原
吉少師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贈太師楊文敏公榮
左春坊大學士翰林院學士解公縉凡三十三人皆文
皇帝壬午將相也或策勳戡定或奏績毗亮或開拓荒

裔或創遏強冦彬彬一時之盛哉于湯有光視代匪易
叅之中山諸公抑亦其亞也他若曹茹之達變李之
先幾雖亦乘遘致顯則逕庭矣故不敘及
賛曰於戲嗣皇力政為紀紘促柱迫帝遴英藩俾奮幽
朔甲除君側鉅野龍戰玄黃其血靡膴不漬脩江既馮
爰革大君廟貌無易改紀政教以彌天地滉瀁再闢惟
我介子雄勇冠鋒所當靡敵為彰為憲而武不終卒以
貴溢咨彼賢豪左右翼飛如構斯植有赫河間峻謨首

倡以節狗堅爰貽定與崔巍如山突騎無前禹跡茫茫
三廓南荒貂緜蟬聯矍鑠淇公首寄元戎崇封褒然握
十萬衆以騁大荒與身俱捐東平靈武王略茂昭遂開
土田篳路驅雕不弔大烈有衆者賢懿懿恭靖勿弁其
髦陰符啟兵誰哉鷹揚乃徠陳公用社於涇懋克繩武
受服寄膂耄而彊纓奕奕沐王靖滇拓交亦屏亦楨淵
既冠鋒真特百夫而弗覩厥成鎮遠回面入猷出鈐鬼
方救寧安平武城信古名將持重堅忍受脅悍帥謀弗

獲選騈首狂刃豐城永康收勲果創並寄留盡戡戡武
安雲中之績牧尚是準洸洸保定危身果殺易名斯允
珪盟册府城陽埒恩奕葉昌肩富陽胏腑廣平儷之亦
克戎賑倜倜陽武萬雉如虹為國儲胥優優平江萬艘
如雲為國乳餔隆平内晢為龜為蓍皇省厥圖安遠外
推為虎為貔在文之墟忠恭帷幄資贊轉餉司馬司徒
曰義士奇谿諧青宫原吉禆謨榮出六奇毋若縉一言
屹然國樞吁彼五臣偃風傾陽事取權濟林林羣彦畫

筴宣力以輔皇帝雖績於家而逆是取峻命不易豐亨
豫訢威靡不信窮髮逖裔皇帝殿坐麟拔酋耳咸充琛
贄顧成之廟上為太宗羣辟列配豈伊不推庸於列考
龍變雲會我陳雅詩比於丹青爍熠萬禩

續高士賛

夫叔夜傳高兼取市朝孝緒著隱首匿姓氏雖
遠邇異觀要之混跡者遺名遺名者混迹探其
大致將無同哉吴中仲蔚家貧讀書談道娱性

乃采高士自榮公至陶徵君凡三十六人人為之贊因寄所托簡質沈遠彬彬然稱其家言矣所收即衰周而前亡紀者杳邈未易志也終晉而後亡稱者傷其後之淆實也烏乎永興之穴筐篚苞苴剡下之宇土木文繡下田居傅蠶室求逝不可凌夷至於終南之捷北山之移固已腥泉石而桎烟霞矣然獨怪夫幼安龍德不曜天人豈其一二見少仲蔚耶吾乃復躋漢而隋

益之以十六人人別為贊以補仲蔚之闕文夫魯連先生隱辨者東方大夫隱吏者郭林宗隱通者阮步兵隱酒者此其人非不高以非仲蔚意也姑略不志

梅福 漢

壽春子真明尚書穀梁春秋為南昌尉托疾以休數因縣道上變求假郵傳請上毋顓外家而僇忠諫再書不納飄然東歸讀書養性優游自怡忽棄妻子擊析吳市

人以為僊莫知所逝有堦羊裘而傲漢帝

楊王孫 漢

王孫者何孝武時人習學黄老家累千金厚為奉養意至必臻及病且終戒其子曰布囊盛尸入地七尺從足引脱以土就䰟友人祈侯諫令勿薄王孫答書死返其真返真冥冥亡形亡聲亡形亡聲乃合道情飾外以華厚葬以鬲鬲以棺槨裹以幣帛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腐折迺得歸土孰其

真宅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祈侯曰善嬴而長息

王君公 東漢

王生者何明易為尚書郎言事不用自汙與官婢通詳為清狂儈牛市中口不二價卒以狂終時人為之語曰避世墻東王君公

韓康 東漢

京兆韓康賣藥市間口不二價三十餘年女子識其名

跳灞陵山桓帝徵之柴車先發弃車牛而遯不知所適

猗歟伯休竟以身匿

孔元方 東漢

許昌元方郄左同師猒謝世用而道是資火林其次家人救之箕踞笑曰爾来何為鑿窟休舍旬月乃出栢棘蒙翳伏砦蛇蟄終委妻子游於蓬室

袁閎 東漢

猗歟汝南司徒太傅是為諸父心竊非之欲投深林以

母老阻乃築土室肆周於庭不復為户自牖食飲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一思子輒往就視數言而去母没哭泣不為制服以心茹苦時莫能名謂為狂生袁閎夏甫

閔貢東漢

閔貢仲叔含菽飲水同郡周黨遺之生菜受而不食晚家安邑病須肉味日買猪肝一片令為給置仲叔問其故嘆以口腹累鑿坏而遁乃客於沛

韓楷東漢

河南公超棲放自遂學靡不貫徵聘皆不至就除平陰令三日視事弃官而遁學者隨之所在成聚華陰南土遂有公超市策拜光禄大夫辭疾不起束帛玄纁郡守遣致優游杜門樂以卒歲

鄭玄 東漢

高密康成長八尺餘受書馬融業過其師何舜陽聞之迫以就辟幅巾詣辭一宿而退莫知所之黄巾數萬環拜其廬渤海而東文舉是依寔成祀於尼宫

管寧 東漢

有漢管君寧北海朱虛人十六喪父中表憫其孤貧咸共贈賵卻不肯納華邴同聲砥礪相恱行鋤黃金揮同瓦礫晃而過者華出覸之還遂割席避地遼左三十餘年穿坐當膝隣牛暴田牽至凉處為善飲食男女爭汲鬭鬩陰為多買器爭者自息時有王彥方躬行至德與寧化海外聲及中國皂帽西歸三府交辟笑謂華司徒本欲作老吏乃故榮之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委順還化

八十有奇

索讓 晉

索讓偉祖辟名自遠太守陰澹造焉忘返退而嘆曰於乎先生收人所弃弃人所收宅不彌畝志忘九州莊生孫髙黙妻孫清遂謚之為玄居先生

朱百年 宋

山陰朱百年攜妻孔氏入南山伐樵與采若將置周道間旦旦復如是取者悟留錢得錢買繒綵歸以遺其妻

逢人輒共飲酒間復失之母以冬月亡斂不能具綿終身恒衣裌不復避寒單嗟嗟百年孝且廉

褚伯玉 南齊

吳郡元璩父為娶婦從後門而遁遂隱瀑布性耐寒暑時比之王仲都徵為議曹不就退復剡居郡太守僧達禮致停郡信宿數言而退復書丘珍孫古之逸民華陰城市此子索然談討芝桂

宗測 南齊

敬微居江陵亟辭叅軍辟自言同鱗羽棲止在丘壑袖携莊老編飄飄廬山側子孫泣相挽長嘯如不識魚復為江州厚餉遺敬微敬微前致辭狂疾少相加量腹進松术度形衣薜蘿淡然分已足豈容當此施

仲長子光 隋

仲長子光不曜其事菴於河汾傭力自藝守令謁者辭瘖而避著頌獨遊聊以托意彈琴餌藥以終其世宅乎無為合道冥冥謚曰天隱河渚先生

朱桃椎 隋

桃椎成都披裘帶索浮沉不仕益州行臺迫為鄉正不言而逝逃入山中夏則裸息冬則依樹手織芒屩道而鬻者置米乃取高帥禮之降階與語張目直視於乎桃椎非僊非鬼其人如是

敖士贊

嘉靖中余守尚書郎九歲不遷當自劾罷客有過者謂貴人申申而詈予非吳中小兒耶柰何

闊武鷹視不置長安睫間也而又多使酒罵坐抵掌談說世事一二少年嬲之不休夫夫安能自罷客謂吾子教士也余愧謝無有因憶曩者不自懌間從歷下小娟索苦滿引實不敢作步兵眼孔向人性畏熱伏時從曹中還以急謝謁刺不善捉髪晨恒令家人捉之以故蓬解不受櫛腰腹小肥磬折差礙耳即使酒罵坐與世齟齬爭長豈真能為教者夫客亦知禰正平耶其

人得敎之粗而遺其精中散色絶喜愠而非湯武其人得敎之體而遺其用文舉調忽曹氏仲翔骫髒孫公其人取敎之偏而畧其全楊侍中之盤馬王平子之探鷇螭虎之沐頭僧達之擲坐其人竊敎之似而悖其真吾所謂敎者老子而下七人耳因為之賛略叙所以

老子

昔有柱下微言五千吾師歎之其猶龍焉專氣致柔嬰

兒以全不為物先物莫敢先請謚曰敖厥敖在玄

柳下惠

魯有展氏三黜士師可以去乎怡然無辭袒裼裸裎由由與偕自貴其道物莫能過請謚曰敖厥敖在和

列子

禦冦師一而友伯昏手為妻爨食豨如人雕瑑復朴於事無親國君大夫等佘齊民所最戒者先不已若請謚以敖厥敖在狎

莊子

莊生漆園洸洋自恣抑彭等殤詆訾孔氏笑謂楚相犧牛以譬上下千載莫得而覈請謚曰敖厥敖逍遥

魯仲連

魯連先生不知所始下聊摧衍再發而已其出如雲其斂如神逃之海上卒為逸民請謚曰敖厥敖在泯

東方朔

東方先生仰師游龍海鷗武皇草芥羣公染跡朝市聊

以從容支離覆逆滑稽不窮清質濁文卒以樂終請謚曰敖厥敖在同

阮籍

阮氏籍者以醉自匿謔浪天地陶然真則箕踞放曠見憎禮法口無雌黄眼乃青白請謚以敖厥敖在默